

筆花鬪鏡

卷八

光緒辛卯春三月

蕭平子醫西齋
金鑑

丹徒吳毓庭署檢

板存京都楊梅
竹斜街龍光齋

傳曰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爲五色徵爲五聲淫生
六疾凡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不能無過則爲菑之
慮氣爲之也顧通都大邑不乏名醫有病之家何難
延診獨鄉居荒僻懸壺者闕其無一人一二牛醫兒鈔
撮古方珍爲祕本便於三家村中高踞一席初不識
本草方書爲何物也病者往往爲其所誤輕者益重
夷者變險遂至不可救治予甚慨焉光緒甲申春丹
徒柳耔青茂才自析津來篋中攜有江君涵暉筆花
醫鏡一書出以見贈予愛其簡括之中條分縷晰有
合於陰陽風雨晦明之理非他淺陋之書可比世有

病者苟患爲醫家所誤不妨按病尋方按方服藥雖未能洞悉病源自不至妄投藥劑不較勝以性命付諸庸庸之手耶況在窮鄉僻壤之中與夫馬足船脣之地倉卒所感無可問津苟得是編而細繹之上以事親中以保身下以濟衆其獲益豈淺鮮哉坊間近已梓行爰與二三同志醵貲刷印以廣流傳談問渠農部著有藥要便蒙專辨凡藥之性釐爲十類括以四言間述湯頭博而能約足備方書參考遂附刊焉或以二書太簡恐爲識者所譏不知古今著錄醫書汗牛充棟於六疾之治法詳哉其言之有力者不難

廣爲搜羅以資考證且名醫薈萃之區病者易於就
治亦奚事拘守陳編致類刻舟求劍之所爲予固未
能以此而易彼也閱者善觀其意也可時光緒甲午
五月京口延清識於崇文坊之寓廬

序

天下之至變者病也天下之至精者醫也欲極其精以窮其變雖千萬言不足以發明其緒是以岐雷貸季而後名家輩出議論紛如而合諸病情變幻有難以按圖而索驥者噉何人斯而敢以一二淺言謂足以罄乃事乎然至變者病而可見者恃乎形至精者醫而可據者恃乎理以形求理卽以簡馭繁達乎此通乎彼固有千萬言所不能盡而一二語足以賅之矣噉自中歲究心醫學往來於江浙之間深知其難亦不敢自安於拙迨服官東粵學漸荒蕪而習見此

邦醫士如文家相題布局理法未清其何以司活人之柄耶病家固不甚講求但以神鬼爲福卽偶延醫診而默受其誤者亦終莫之知是誠不服藥爲良矣可慨也夫嗽久思引救礙於官箴茲將引退還山畧舉其要鑄爲一編俾人人得有簡要之方偶遇一症自可按對病情審爲何臟何腑是陰是陽不乖乎表裏虛實寒熱之眞卽知爲心肝脾胃肺腎之疾症旣洞澈藥自效靈較諸授命於瞽以身爲鵠者其損益可昭然判也誠願有志者熟玩是編據爲要領而旁參諸大家之說自可一覽了然將近以事親遠以濟

眾於生靈不無稍補焉是爲序

道光四年孟夏之月上澣浙江歸安江涵嗽自序

重刻醫鏡序

醫之道大矣哉素問難經傳自上古逮張仲景而下
名醫輩出各有撰述無慮數十家總若干萬言蓋醫
爲生死攸關故所以闡發而指示之者諄諄乎不厭
其詳也顧諸家之書多本其性情學力之所近抑或
因時因地寓補偏救弊之苦心若黃岐遺編則又鉤
深探幽猝難窺其涯涘學者不能融會而折衷之乃
徒剽竊膚辭拘溺陳方以嘗試於出生入死之際盲
於心而昧於目欲其如鏡照物也難矣歸安江氏筆
花著醫鏡一冊首叙諸證受病之由次分五臟六腑

表裏寒熱虛實之見證而各以方藥大概列於後以次及於稚子婦人靡不備焉蓋取諸家之精言融會而折衷之故雖寥寥四卷而句斟字酌神明變化能使閱者豁然心目間至其論察病之要在望與問而不徒以據脈定證作欺人之語則卓然自抒所見生面獨開名之爲鏡洵不愧也爰付梓重刻用廣流傳俾善學者慎思而明辨執簡以御繁於受病之源及現證之淺深夷險瞭如指掌朗若列眉吾知審方投藥起死回生必將有旋至而立效者則是書也誠不啻照膽之秦鏡也豈第洞見垣一方人已哉

道光二十四年十二月安邑李天錫與三氏識

天地陰陽風寒暑濕冷暖虛實各因其人體氣以受
病各因其地時氣以致疾原非一概而論卽如兩人
同一病致病受病就有不同並有一人一身前後同
一病而筋絡臟腑之行又有不同命之理微地之理
微醫之理亦微所謂失之毫釐謬以千里誠不我欺
迴乎難挽甚未容易言醫其故或在認症之不真學
問所不到譬之行兵臨陣有所不久不久而卽不熟
且人之受病有內有外有虛有實有火有寒有陰有
陽有暑濕而似乎虛弱有虛弱而類乎風邪是凡醫
家不可以不細加體察

子風塵薄宦無濟世之力有

救人之心無論其力之能與不能而心之再無不盡
其到也偶與友人沈月枝論及世道人心因而就病
談醫於是乎渠欣欣然出示筆花醫鏡一書書係抄
本予捧而翻閱恐不克久而不忘且此等書果可以
濟世救人何妨共諸同好予驟然付梓刊印佈告同
人或爲醫家之一助不沒江公一片婆心云爾是爲
序

道光十四年仲冬之月上浣皖江古舒鍾承露謹序

例論

數頁書豈能療千萬病然有綱舉目張之法蓋病總由臟腑總不外虛實寒熱審知其爲何臟何腑之虛症實症寒症熱症而聯其病類以集之則藥歸同路療一病可療千萬病亦無不可固不在多立病名多立方書也此所謂鏡也

凡人不願知醫者以卷帙浩繁見而生畏不知從何學起也茲但言其現何病象係何臟腑作何治法寥寥數語亦易知矣其一切經絡源委槩不縷叙避繁蹟也若欲究其全則自有諸名家書在

用藥如用兵須量其材力之大小蓋有一利卽有一
弊如大補大攻大寒大熱之品誤用卽能殺人各
部後分爲猛將次將俾閱者不敢輕用卽用亦必
斟酌分量庶知利害

人生一小天地病之輕者如日月之食不轉瞬自必
同和斷不可輕易服藥恐益乎此則損乎彼也職
閱歷旣久悉知其故寧受衆怨不輕徇情此事如
老將臨陣大賈航海愈歷鍊而愈知畏耳

是書淺近說法別無精意不過願人人稍知醫理不
爲庸醫所誤以延壽命且鄉僻間不及延醫者亦

可對症自醫取其便耳至醫家讀書少而閱歷淺者得此亦有頭緒稍知把握便可活人

是編大半採仲景東垣景岳鍾離諸家之說亦述而不作之意

凡古人立方寓有精意然斷不可呆用余嘗見淺醫未經閱歷遇暑倦輒用清暑益氣湯而不知黃耆之悶遇熱喘輒用生脈散而不知五味子之斂卒至暑熱伏留纏綿牀蓐而斃甚可哀也他如六味地黃湯及麻黃湯桂枝湯等必須斟酌萬穩而進或用次將之品代之否則一誤之下不可挽回歸